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小妇人(下)

〔美〕奥尔科特◎著
王之光◎译

Little Women

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



小妇人(下)

〔美〕奥尔科特◎著
王之光◎译

Little Women

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第二部



第二十四章 闲 聊

故事重新开讲，还是先聊一些马奇家的事，然后轻松参加美格的婚礼。这里请允许我澄清一点，如果年岁大的读者觉得故事里写了太多有关“谈情说爱”的内容，恐怕他们会这么提出（倒不怕年轻读者提出这种异议），我只能用马奇太太的话说：“我家有四位快乐的姑娘，那边还有一位潇洒的小伙子做邻居，你们又能指望什么呢？”

三年过去了，平静的家里没有多大变化。战争已经结束，马奇先生平安地待在家里，整天为小教区的事务忙碌，一有空便埋头读书。他的性格和风度都让人觉得，他天生就是个牧师——沉默寡言，勤劳肯干，富有书本里学不到的智慧，善心广博，认为四海皆“兄弟”，生性虔诚，却让人敬畏爱戴。

虽然贫穷和正直的天性使他无缘于世俗名利，但这些优点使许多好人都亲近他，如芳草吸引蜜蜂般顺理成章。同样，他给予他们的花蜜凝聚着五十年饱经风霜的经历，却没有半点苦涩。兢兢业业的年轻人发现，这位满头白发的学者，心跟他们一样年轻；妇女有心事或遇到麻烦的，本能地向他倾诉疑惑和忧伤，相信能在他那里得到最体贴的同情和最明智的忠告；罪人们把罪孽向这位心地纯洁的老人忏悔，以获得训诫和拯救；天才们把他视作知音；有进取心的人在他那里找到了更高尚的抱负；连那些凡夫俗子都承认，他的信仰既真且美，虽然“没有回报实惠”。

在外人看来，马奇家是由五个精力旺盛的女人做主。在很多事务中，她们确实如此。虽然沉默寡言的学者埋在书堆里，可他还是一家之主、家里的良知、精神支柱和安慰者。每当遇到麻烦时，忙碌不安的妇人总会向他求助，发现丈夫和父亲这两个神圣的字眼对他真是名副其实。

姑娘们把心都交给了母亲保管，把灵魂交给了父亲保管。对于忠诚地为女儿们生活、劳作的父母，她们给予的是爱，这种爱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日俱增。爱赐福生，超越死，如同一根无限美好的纽带，把她们温柔地牵在一起。

马奇太太虽然比以前看到的苍老多了，可还是像过去那样风风火火，乐观开朗。现在她正忙于张罗美格的婚事，医院和收容所的事也就无暇顾及。毫无疑问，济济一堂的伤员“孩子们”和烈属遗孀们都渴望着这位母亲传教士的探望。

约翰·布鲁克勇敢地服役了一年，受伤回家，没有再让他上战场。领章上没有加星，肩章上也没有加杠，可他问心无愧，因为他不顾一切，毅然投身战场。值此生命和爱情之花开得正艳时，这难能宝贵。约翰完全服从退役的安排，全身心投入身体的恢复，并准备找个职业，为美格挣回一

个家。他的特点是有见识，坚决不依赖人，所以拒绝了劳伦斯先生慷慨的多项特邀，而接受了记账员的工作。他觉得一开始老老实实挣薪水比贷款冒险要踏实得多。

美格在期待中工作，变得女人味十足，操持家务的本领日益完善，人也越发美丽动人。可见，爱情是一种超凡的美容品。她满怀少女的憧憬和希望，可想到新生活必须以卑微的方式开始，心中不免有几分失落。内德·莫法特刚娶了萨莉·加德纳，美格忍不住要拿他们豪宅香车、大量的礼物、亮丽华服进行攀比，并且暗自希望自己也来一份。可当她想起，约翰为这个小家不辞辛劳，付出了无限真爱，她心中的羡慕和不满顿时烟消云散。当他们坐在暮色中讨论家庭小计划时，前途总是变得那么美好而光明，美格也就忘记萨莉的荣华富贵，只觉得自己是基督教世界最富有、最幸福的姑娘。

乔没有再回到马奇姑婆家，老太太喜欢上了艾美，为了收买她，甚至提出要为她延请当今最好的绘画老师教她。为了实现这种好事，艾美在所不惜，即使再难缠的老太太也会去服侍。她早上当差，下午享乐，日子过得不错。乔则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，同时照顾贝丝。虽然猩红热早已成为过去，贝丝身体还是很虚。她已经不能算病人，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脸色红润、体健身轻。不过，贝丝还是心情开朗，充满希望，宁静而安详，整天都默默地忙于自己喜欢的工作。她是家里的天使，大家的朋友，那些至爱亲友到后来才慢慢地认识到这一点。

只要《展翅的雄鹰》刊登她所谓的“垃圾”，然后每一栏再支付一元钱，乔就觉得自己是款姐，并且努力撰写她的传奇故事。不过，她忙碌的脑袋雄心勃勃，酝酿着众多宏伟计划。阁楼上的旧铁柜里，满是墨迹的手稿在渐渐增厚，总有一天，会使马奇的名字载入名人录的。

劳里为了讨爷爷欢心，乖乖地上了大学。同时，为了使自己高兴，他尽量用最轻松的方式完成学业。他资质聪明、举止优雅，又出手大方，因此人缘很好。可他心地善良，常常为了帮助别人，反而自己陷入困境，他正面临着被宠坏的危险。就像许多前途无量的年轻人那样，他本来可能早就被惯坏了，幸亏有个辟邪的护身符，在他记忆深处铭刻着一位慈祥老人，一心要确保他成功；还有那位慈母般的益友，把他当成亲生儿子监护；最后，无论如何也是相当重要的，他明白，有四位天真的姑娘，她们衷心地爱他、敬仰他、信任他。

劳里只是一个“食人间烟火的好小伙”，当然，他也嬉闹、调情、打扮入时，有时他也感情用事、随波逐流、爱好体育，这也难怪，大学里的潮流就是如此。他捉弄人也被人捉弄，满嘴俚语，不止一次差点就被停学，甚至开除。可由于这些恶作剧都是源于一时兴起和喜欢寻开心，他总能坦诚地承认错误、体面地改过自新，要么凭借他炉火纯青的口才说得人不得不信服。其实，他为自己能侥幸逃脱感到自鸣得意，喜欢向姑娘们绘声绘色地描绘，他是如何成功地战胜愤怒的导师们、尊贵的教授们，还有那些手下败将。在姑娘们的眼里，“我班上的男生们”都是英雄，她们对“我们的伙伴们”的战绩百听不厌。劳里经常带同学到家里，于是她们也常能领受这些大人物的笑脸恩泽。

艾美特别欣赏这份荣耀，成了他们中间的大美人，因为这位小姐很早就体会到，也开始学会如何运用她天生的魅力。美格过于迷恋她的专宠约翰，对其他爷们都不屑一顾。贝丝太腼腆，只敢偷偷地朝他们瞥上几眼，心里还纳闷，艾美怎么敢这么把他们弄得团团转。可乔却感到得心应手，她情不自禁地模仿起绅士的姿态、说话和举止。在她看来，这些可比那些小姐礼节要自然多了。男孩子们都非常喜欢乔，可不会爱上她。当然，

面对“艾美女神”，很少有人能不献上一两声满怀深情的叹息而全身而退的。说到深情，很自然我们便想到了“斑鸠房”。

那可是布鲁克先生为美格准备的新家，是一座棕色的小房子。劳里给它取了这个名字，说这对温情脉脉的恋人来说正合适。他们“就像一对斑鸠在一起生活，先是接吻，接着便是唧唧地说情话”。这是一座小房子，屋后有一个小花园，屋前有一块手帕大小的草坪。美格打算在这里建一个喷水池，栽些灌木，再种上大批可爱的鲜花。不过，目前的喷水池只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水缸，很像破旧的泔水盆；灌木丛是几株落叶松幼苗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成活；各种鲜花只是插上一些树枝，表示那里埋了种子。屋子里面却是一派迷人的景象，从阁楼到地下室，开心的新娘都觉得无可挑剔。当然，过道很窄，幸亏他们也没有钢琴，因为谁都别想把整架钢琴抬进去；餐厅很小，六个人就拥挤不堪；厨房的楼道似乎专门是为把仆人连同瓷器乱七八糟地堆入煤箱而设。可一旦习惯了这些小缺憾，也就感到一切都是那么完美，因为屋子里的摆设处处都显示出品味和情趣，终究令人心满意足。没有大理石铺面的桌子，没有落地的穿衣镜，小客厅里也没有花边窗帘，有的只是简单的家具、丰富的藏书和一两幅美丽的图画，还有窗台上的一簇鲜花。漂亮的礼物散放在房间里，朋友们送的，带来了他们的深情厚意，因而格外悦目。

劳里送的是一尊伯利安白瓷普绪喀^①，约翰把它的架子分开搁在一边，可我觉得这丝毫无损于它的美。艾美富有艺术感，她为新房装饰了朴素的纱布窗帘，显得优雅别致，这是任何装饰商都无法做到的。乔和母亲把美格为数不多的几个箱子、大桶和包袱一起放进储藏室，连同她们的美

① 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爱神丘比特所爱的美女。

好祝福、快乐寄语和幸福热望都一起放进去，我想再没有比这间储藏室更丰富的了。汉娜把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排列了十几遍，一切准备妥当，等“布鲁克太太回家”随时可以生火。要没有汉娜的辛勤劳作，我敢确信，这个簇新的厨房不会这么舒适、整齐。我也怀疑，有哪个年轻的主妇开始新生活前会有这么多抹布、容器、碎布袋，因为贝丝准备了很多，足够美格用到银婚典礼。而且她又发明了三种不同的洗碗布，专门用来擦洗新娘的瓷器。

那些雇人做这些事的人，永远都不会明白他们失去了什么，不要说这是居家最平凡的事，可要是由那些爱意浓浓的手来做，就会变得美妙无比。美格深有感触，在她这个小窝里，从厨房的卷筒毛巾到客厅桌子上的银花瓶，一切都凝聚着亲人的爱心和周到的谋划。

一起筹划时，度过了多么美好的时光！购置嫁妆时，又是多么郑重其事！她们犯了多么愚蠢的错误！看到劳里买来的可笑便宜货，她们又是怎样哄堂大笑的！这位年轻绅士喜欢开玩笑，虽然大学快毕业了，还是长不大。最近，他异想天开，每周来访时，都为小主妇带上一些实用的新发明。这次送一包奇特的衣服夹子；下次送一个神奇的肉豆蔻磨碎机，谁知，第一次用就散架了。一个刀具清洁器，却把所有的刀具都糟蹋了；一个清扫器，能拔除地毯的绒毛，却留下了尘土；省力肥皂，却使人手上蜕皮；强力胶，对什么都无效，却能粘住上当受骗的买主的手指；还有各种马口铁工艺品，从收集分币的玩具储蓄罐到精致的汽锅，这汽锅能用蒸汽洗东西，可在洗涤过程中随时都可能爆炸。

美格恳求劳里不要再送了，可没用。约翰嘲笑他，乔叫他“再见先生”。可劳里正被一种狂热冲昏了头脑，他愿意资助美国佬的发明创造，喜欢看到朋友们逐件添置器具，所以每个星期都有滑稽可笑的新鲜事。

终于，一切都准备就绪。工作细致到艾美已经准备了各色肥皂，与不同颜色的房间相配，还有，贝丝也为第一顿饭摆放了餐桌。

“满意了吗？看上去像小家庭吗？你感到在这儿会幸福吗？”马奇太太问，母女俩正手挽着手在巡视这新王国。此时，她俩显得越发互相依恋了。

“是的，妈妈，十分满意。感谢你们大家。幸福得说不出话了。”美格回答，她的表情胜于言语。

“要是有一两个仆人就好了。”艾美从客厅走出来说道。她在那里试图敲定墨丘利铜像是放在博古架上好，还是放在壁炉台上好。

“妈和我谈过这事，我决心先试试她的办法。我有洛蒂帮我跑腿，忙这忙那，该不会有多少事情要做了。我要干的活儿，只够使我免于懒惰和想家。”美格平静地答道。

“萨莉·莫法特可有四个仆人呢。”艾美说。

“要是美格有四个，屋子里也没法住下，先生与太太只好在花园里扎营了。”乔插了嘴。她身系一条蓝色大围裙，正在为门把手做最后的加工。

“萨莉可不是穷人妻，众多的女仆也正适合她的豪宅。美格和约翰起点低，可是我觉得，小屋里会有大房子里同样多的幸福。像美格这样的少妇若是什么事也不干，一味打扮、发号施令、闲聊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刚结婚时，我总是盼着新衣服快点穿坏撕破，这样就有缝缝补补的乐趣了。我打心里烦透了钩编织品、摆弄手帕。”

“干吗不去厨房捣鼓菜呢？萨莉说她就是这样玩烹饪的，尽管烧的东西总是不好吃，仆人们也总笑她。”美格说道。

“后来我就是那么做的，但不是‘瞎捣鼓’，而是向汉娜学着做。我

的仆人们就不用笑话我了。当时是玩玩的。可是，自己一度感到很受用，我不仅有决心，也有能力为我的小姑娘们烧煮健康食物。后来我雇不起帮工了，也可以自力更生。美格，乖乖，你是倒过来开始的。但是现在学的课程，约翰完成小康时，迟早会派上用场。对家庭主妇来说，不管多么阔气，如果希望仆人忠实尽力，都应知道干活的门道。”

“是的，妈妈，我相信的。”美格说，她毕恭毕敬地听着这个小小的教诲。就管家这引人入胜的话题来说，大部分妇女都会滔滔不绝的。“知道吗？小屋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间。”很快，她们上了楼，美格看着装满亚麻织品的衣橱说道。

贝丝正在那儿，将雪白的织品齐整地码放在橱架上，得意地端详着这漂亮的礼物。听了美格的话，三人都笑了起来，那批亚麻织品可是个笑话呢。要知道，姑婆曾说过，假如美格嫁给“那个布鲁克”，就休想得到她的一文钱。可是，当时间平息了她的怒气，当她为自己发的誓后悔时，老太太左右为难了。她从不食言，便绞尽脑汁想办法绕过去，最后设计了一个自以为是方案。弗洛伦斯的妈妈卡罗尔太太，奉命采购、定做了一大批装饰屋子和桌子的亚麻织品，并印上专门标记，作为自己的礼品送给美格。事情不折不扣地照办了，但无奈走漏了风声。全家人大为受用，因为姑婆还装聋作哑，坚称只能给那串老式的珍珠项链，那是她早就承诺要送给第一个新娘的。

“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，是当家主妇才有的品位。以前我有个年轻朋友，开始成家时只有六床被单，但因有洗指钵伴着她而心满意足。”马奇太太带着道地的女性鉴赏力，轻轻拍打着织花台布。

“我连一个洗指钵也没有，但是，这份家当够我用一辈子的了，汉娜也这样说。”美格看上去一副知足的样子，她也满可以这样知足。

“‘再见’来了。”乔在楼下叫了起来，大家便一起下楼迎劳里。她们生活平静，劳里的每周来访是件大事。

一个膀大腰粗的大个青年迈着有力的步子快速走了过来，他理着平头，头戴大毡帽，身穿宽松衫。他没有停步去开那低矮的篱笆门，而是跨了过来，径直走向马奇太太，一边伸出双手，热诚地说道：

“我来了，妈妈！对，没事情了。”

后面的话针对老太太眼神里流露出的慈祥询问，他漂亮的双眼露出坦然的目光迎上去。这样，小小的仪式像往常一样，以母亲的一吻结束。

“这个给约翰·布鲁克太太，顺致制作人的恭贺。贝丝，上帝保佑你！乔，你真是别有风韵。艾美，你出落得太漂亮了，不宜再当单身小姐了。”

劳里一边说着，一边丢给美格一个牛皮纸包，扯了扯贝丝的发带，盯着乔的大围裙，在艾美面前假装出一副痴迷样，然后和众人一一握手，大家便攀谈起来。

“约翰在哪儿？”美格焦急地问道。

“留下领取明天婚礼的证书去了，太太。”

“上场比赛哪边赢了，特迪？”乔问道。尽管已经十九岁，乔一如既往地男人的运动感兴趣。

“当然是我们了。真希望你也在看。”

“那位可爱的兰德尔小姐怎么样了？”艾美意味深长地笑着问。

“更残忍了，看不出我多么憔悴？”劳里响亮地拍着宽阔的胸膛，夸张地叹息道。

“这最后一个玩笑是什么？美格，打开包裹瞧瞧。”贝丝好奇地打量着鼓鼓囊囊的包裹，说道。

“家里有这个很管用的，防火防盗。”劳里说。在姑娘们的笑声中，一个更夫用的梆子出现在众人眼前。

“一旦约翰不在家，而你又感到害怕的时候，美格太太，只要在前窗摇一摇它，邻居立刻就能惊动。这东西很妙，是不是？”劳里示范其效力，大家不由捂住了耳朵。

“你们的配合真让我感激！说到感激，我想到一件事，你们可以谢谢汉娜，她保护了婚宴蛋糕免遭毁灭。我过来时看到了蛋糕进屋，要不是她英勇地护卫着，我会吃上几口的。好像加了好些提子呢。”

“真不知会不会长大，劳里。”美格带着主妇的口气说道。

“我尽力而为，太太。恐怕长不了多高了。在这堕落的年代，六英尺大概是所有男人能长到的高度了。”小先生回答，他的脑袋快够到那枝形小吊灯了。

“我想，新闺房里吃东西会亵渎神灵的，可我饿极了，因此，我提议休会。”接着他补充道。

“我和妈妈要等约翰呢，还有最后一些事情要料理。”美格说着，急急忙忙走开了。

“我和贝丝要去吉蒂·布莱恩特家为明天婚礼多弄些鲜花。”艾美接过话头。她华美的髻发上戴着花妖的帽子，和大家一样大为欣赏如此装扮的效果。

“乔，来吧，别丢开男孩子。我筋疲力尽，没人帮扶回不了家的。无论如何不要解下围裙，怪好看的。”劳里说道。乔将那个他特别讨厌的围裙放入大口袋里，伸出胳膊，支撑他无力的脚步。

“好了，特迪，我要和你谈谈明天的正经事，”他们一起离开时，乔开口了，“你必须保证放规矩一点，别搞恶作剧，破坏我们的计划。”

“决不再犯。”

“该严肃时，别说滑稽的事情。”

“我从来不说。你才会说呢。”

“还有，我恳求你在婚礼进行中别看我。你要是看，我肯定要笑的。”

“你不会看到我的。你会哭得很厉害，厚厚的泪雾将模糊你的视线。”

“除非伤心万分，我不会哭的。”

“比方男孩子们去上大学啦？”劳里笑着插嘴暗示她。

“别神气活现了，我只是陪姐妹们一起呜咽了一小会儿。”

“千真万确。我说乔，爷爷这星期好吗？脾气还温和吗？”

“非常温和。怎么？你惹麻烦了，想知道他会怎样接受？”乔很尖锐地问道。

“哎呀，乔，你以为，如果惹了麻烦，我会有脸正儿八经对你妈妈说‘没事情’的吗？”劳里突然停步，露出受伤的样子。

“没的事情。”

“那就别疑神疑鬼的。只是需要弄些钱。”劳里说道。她热切的语气抚慰了他，他继续走路。

“花钱太厉害了，特迪。”

“天哪，不是我花了钱，而是钱自己花掉了。不知不觉，钱就没了。”

“你那么慷慨大方，富于同情心。借钱给别人，对任何人都不好意思说‘不’。我们听说了亨肖的事，听说了你为他尽心尽力。要是像那样花钱，没人会怪你。”乔热情地说。

“噢，他小题大做了。他一人可以抵一打我们这样的懒家伙，你总不会让我眼睁睁看着好人只为缺少区区一点帮扶而劳累致死吧？”

“当然不会。但是，你有十七件背心、数不清的领带，每次回家都戴一顶新帽子，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。我还以为，你已经过了纨绔子弟的时期。可老毛病时不时又在新的地方冒出来。如今丑陋倒成了时髦——把头弄成了板刷相，紧身夹克，橙色手套，厚底方头靴。要是这么难看的打扮不要钱，我就不说话吧，可它照样费钱，而且我看了一点满意度也没有。”

听了这一攻击，劳里仰头哈哈大笑，结果毡帽掉到了地上，被乔从上面踏过去。这个侮辱只为他提供了阐述粗糙实用服饰有好处的机会。他折起惨遭虐待的帽子，塞进口袋。

“别再说教了，好人儿！我整个星期够听的了，回家来想轻松快活一下的。明天，我还是要不惜工本打扮起来，让我的朋友们有满意度。”

“只要把头发蓄起来我就保你太平。我不是贵族，但反对让人看见和一个貌似职业拳击手的小伙子在一起。”乔严肃地说。

“这种不显摆的发型能促进学习的，所以我们才采用。”劳里回答。他主动牺牲了漂亮的鬃发，迁就这种只有四分之一英寸长的短发茬要求，当然不能指责他爱慕虚荣。

“顺便说说，乔，我看那个小帕克真的是为艾美死去活来了。他一刻不停地念叨她，为她写诗，神不守舍的，让人起疑。他最好将稚嫩的激情消灭于萌芽状态，是不是？”沉默了片刻，劳里以推心置腹的、长兄般的口气接着说道。

“是呀。我们家里不希望几年内又出什么婚姻大事。我的天哪，这些孩子们在想些什么东西啊？”乔看上去怒不可遏，仿佛艾美和小帕克还没

有长到十三岁。

“如今是快节奏时代，不知道我们以后会什么样子，小姐啊。你是个小丫头，但下一个出嫁的就是你了，把我们留下来悲叹。”劳里对这堕落的时代大摇其头。

“别惊慌，我不是那种可人儿。没有人要我，那也是神的恩赐，一家子里总要有个老处女的。”

“你就是不给任何人机会呀，”劳里说着斜瞥了她一眼，晒黑的脸庞上泛起了一点红晕，“不愿将性格里温柔的一面示人。假如哪个小伙子凑巧窥视到这一面，不由自主地表示爱慕之情，你会像戈米基太太^①对她的情人那样待他——向他泼冷水——变得浑身长刺，没有人敢碰你、看你。”

“不喜欢那种事情。太忙了，没空为废话烦恼。我觉得以那种方式分裂家庭很可怕的。好了，别提这事了。美格的婚礼把我们大家的脑子都弄乱了，整天价谈情人这类荒唐事儿。我不愿发脾气，所以换个话题吧。”乔看上去严阵以待，稍有挑衅便会大泼冷水。

不管劳里有什么情绪，还是发泄出来了的——在门口分手时，劳里低声吹了个长口哨，并作了可怕的预言：“记住我的话，乔，下一个出嫁的是你。”

① 狄更斯小说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中的人物。



第二十五章 第一个婚礼

那是一个六月的清晨，万里无云。阳台上的月季花睁开蒙眬的睡眼，在晨光的照耀下，满怀喜悦地开得正艳，宛如一个个友好的小邻居，事实也正是如此。它们随风摇曳，激动得满脸通红，窃窃私语，谈论着看到的一切。有些花儿正透过厨房的窗口往里面窥探，看到那里摆着宴席；有些花儿爬到上面，对着正为新娘打扮的姐妹们点头微笑；还有些花儿挥手致意，迎接那些在花园、阳台和过道里来来往往忙碌着的人。无论鲜艳盛开的花朵，还是颜色最浅的花苞，花园里所有的月季都把自己的美丽和芳香献给这位温柔的女主人。因为长期以来，女主人对它们呵护有加，细心照料。

美格自己看上去就像一朵玫瑰状月季花。那天，她心灵深处最美好、